



名家新作

史海钩沉

月虽残,光仍在 ——读吕新小说《下弦月》

不对称的友谊

李季

吕新长篇小说《下弦月》讲述的是逃亡和追寻的故事。故事发生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在政治风暴的裹挟下,人人自危。丈夫林烈为躲避领导打击报复踏上逃亡之路,妻子徐怀玉把孩子们托付给弟弟,四处寻找丈夫。在逃亡和追寻的过程中,各色人物纷纷登场,上演了一幕幕悲凉而温馨的人间戏剧。

下弦月即由圆转缺的残月,喻示一个家庭的分离,象征人物命运的坎坷凄凉,整个故事仿佛都在下弦月的笼罩之下,萧瑟而冷清。林烈在背井离乡中躲避追捕、屡陷险境;徐怀玉在寻找中饥寒交迫、无处存身;舅舅带领孩子们在家艰难度日。处境虽然窘迫困顿,却不能掩盖人心的善良美好,我们在绝望中看到了依稀的希望,在悲伤中读出了些许的快乐。林烈在绝境中忽逢下放农村教书时的旧交黄奇月,黄奇月不怕受拖累把他藏进了小山村,并多方照顾他。黄奇月是普通的农民,有着农民质朴善良的天性,他认定林老师、徐老师都是好人,好人落难当然要不顾一切地去

救、去帮。徐怀玉受林烈的连累失去了教师的职位,靠给学校刻蜡版挣钱养家,但她没有任何抱怨,多方打听丈夫的消息,一有音信,哪怕再渺茫也要去找丈夫。在找丈夫的路上,徐怀玉受到很多人的帮助,兽医腾出兽医站给她住,老太太给她饮食,展示了人间美好的一面。徐怀玉的邻居石觉出狱后也靠给学校刻蜡版糊口,但他得知自己抢了徐怀玉的饭碗后,毅然让出刻蜡版的活,去煤场干苦力养家。小山、小美、小玲、小石头,这些孩子在物质短缺的年代里,吃了上顿没下顿,但他们快乐的天性并未泯灭,一天天地成长着。同时躲避在小山村的另一家人,在过年的时候依然不忘记在临时的家门上张贴春联,讨取吉祥。人物命运固然悲惨,但希望尚存,仿佛那无处不在的下弦月,月虽残,光仍在。

吕新是作为先锋作家的身份登上文坛的,他与格非、余华、苏童、孙甘露等开创了一代文学风气,被誉为“先锋五虎将”之一。小说《下弦月》里的先锋元素非常多,集中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结构非常工整。全书共九章,每三

节为一章,每章的前两节讲述徐怀玉寻夫,后一节讲述林烈逃亡。每三章又组成一大章,每一大章的最后讲述供销社的故事。如此工整的结构文本,非常少见。二是运用了穿插性的叙事方式。小说主线文本之外,突然穿插进很多和故事看似无关的碎片,好像是当事人的回忆,又好像是作者的呓语。两种文本用宋体和仿宋体区别开,这种截断了主线的强行植入的叙事方式,初读有些莫名其妙的感觉,细读即可明白作者的用心。人的思维是跳跃性的,正做着这件事又想起了其他事,思绪万千、思接千里,是人类思想感情的真实写照,这种看似没有逻辑性可言的穿插性写法,正是人类思维的真实反映。把仿宋体部分连在一起,又是一个完整的文本,它交代了文中主要人物的来龙去脉,是对人物命运的补叙。三节供销社岁月,好像和主人公的命运更不搭边,看似闲笔,实则写出了特殊时局对各色人等的种种异化。这种复调式的叙事模式,也不常见。

林觉和徐怀玉,一个逃,一个寻,最终也未相见。多少有情人,就这样在命运里失之交臂。

陈鲁民

世间绝大多数友谊都是对称的。也就是说,礼尚往来,你敬我半斤,我敬你八两。然而,还有一种“不对称友谊”,就是交友双方有人甘愿付出多一些,并容忍对方付出少一些。这样的友谊虽少,但含金量更高。

管仲与鲍叔牙的友谊,就是标准的不对称友谊。二人相交多年,一直都是管仲占便宜,鲍叔牙吃亏。一起做生意,每次分红,管仲总比鲍叔牙多拿点。别人都看不过去了,鲍叔牙却不在意:“他家穷,用钱地方多。”一起打仗,管仲总是冲锋在后,撤退在前。有人说闲话,鲍叔牙就解释道:“管仲家有老母要奉养,他不能轻易伤亡。”后来,鲍叔牙又力排众议,荐管仲为相。管仲非常感动地说:“知我者鲍叔牙也。”

还有曾国藩与左宗棠,曾国藩对左宗棠多有提携与相助之恩,特别是左宗棠出兵新疆时,曾国藩不仅全力为其征筹粮草军饷,还推荐自己最得力的湘军将领刘松山随之西征。但左宗棠却对曾国藩有不善之言,曾对部下轻薄曾国藩。曾则大度待之,不和他撕破脸。当曾国藩离世时,左宗棠终于有所醒悟,送来挽联:“知人之明,谋国之忠,自愧不如元辅;同心若金,攻错若石,相期无负平生。”并多次对人言:“曾公生前,我常轻之,曾公死后,我极重之。”

“不对称友谊”与素常的友谊相比,更值得珍重。譬如嵇康与山涛,做平时时就是“不对称”挚友,后来山涛成了朝廷高官,嵇康仍是一介平民,其友谊丝毫没受影响,嵇康死后,山涛又把嵇康的孩子抚养成人。

“不对称友谊”,正因为双方没有了利益的考量,完全是心心相印,志趣相投,这才能将“不对称友谊”进行到底,书写一段段佳话。

品读经典

疼痛而美好的歌 ——读考琳·麦卡洛《荆棘鸟》

贾鹤

传说有那么一只鸟儿,它把自己的身体扎进荆棘,在那荒蛮的枝条之间放开歌喉,那歌声使云雀和夜莺都黯然失色。这是一曲无比美好的歌,曲终而命竭。然而,整个世界都在静静地谛听着,上帝也在苍穹中微笑。因为最美好的东西只能用深痛剧创来换取……

这是《荆棘鸟》的题记,澳大利亚著名作家考琳·麦卡洛的长篇小说。小说自1977年问世后,畅销不衰,先后翻译成20多个国家的文字,打动了亿万读者的心。

很早就知道这部小说,遗憾买来后一直未能细读。趁着过年放假有闲,重新拿起这部小说,几天工夫静心读完,久坐不语,掩卷长思:读一本好书就是这样,让你甘愿沉浸其中,与书中人同悲共喜,在跌宕起伏故事情节中回味主人公一生的爱恨得失。

《荆棘鸟》讲述了克利里一家传奇的家世史。故事开始于20世纪初,横跨半个多世纪的风雨人生。从帕迪·克利里应无儿无女的老姐姐贵夫人玛丽·卡森之召,携妻子菲奥娜和7个子女从新西兰迁居澳大利亚的德罗海达牧羊场,到帕迪唯一幸存的孙辈、才华横溢的演员朱丝婷在遥远的异国他乡确定了自己的人生道路和爱情归宿,整整讲述了克利

里家族三代人的人生经历和情感历程。其中尤其以帕迪·克利里的女儿梅吉和神父拉尔夫之间的爱情最为刻骨铭心。

拉尔夫从一名年轻教士到成为位高权重的红衣主教,终生都在爱着梅吉。但这种爱在他决心把自己奉献给上帝起就被摒除在世俗之外。欲爱不能、欲罢不能的拉尔夫一生都在自己的人性 and 神性之间摇摆、纠结。直到得知他和梅吉的私生子戴恩死于意外溺水,拉尔夫回顾自己的一生,对自身的反省以及愧疚之情达到了顶点。在戴恩的葬礼上,拉尔夫轰然倒下,弥留之际的意识里请求梅吉的宽恕。在生命之光逐渐淡去的最后时刻,拉尔夫明白,梅吉其实很久以前就已经宽恕了他。最终,他了无牵挂地脱离了俗世纷扰,归于永恒的安宁。

梅吉作为克利里家族中唯一的女孩,并未受到特殊宠爱,她温良内向而又倔强坚强,从少女时代就矢志不移地爱着拉尔夫,即使知道拉尔夫一心供奉上帝,也从未抱怨,始终以一种坚韧、乐观的女性魅力植根于德罗海达牧场。

作者借梅吉和拉尔夫神父的爱情,告诉我们这样一个道理:真正的爱 and 一切美好的东西是需要难以想象的代价去换取的,正如小说的结尾所写的那样:“鸟儿胸前带着荆棘,它遵循着一个不可改变的法则。它被不知其名的东西刺穿身体,被驱赶着,歌唱着死……只是唱

着、唱着,直到生命耗尽……但是,当我们把荆棘扎进胸膛时,我们是明明白白的。然而,我们却依然要这样做。

除了扣人心弦的爱情,这本书里还有大段的环境描写。跟着作者的视角,我们领略到澳大利亚丰富的人文地理知识和那片广漠、荒凉土地的神奇风情。在书中人植根的德罗海达牧场,饱受轮番而至的旱涝蹂躏;索取时,残酷无情;花开时,绚丽烂漫;丰饶的年节,又不失丰饶。正如作者所说,天底下再没有哪一个地方如此怪诞离奇。书中生息于斯的一切都笼罩在那种独特的氛围里,可感可触,读后不禁令人生发出许多对爱和命运的思索。

